



生活随笔

麦杏与山杏

文/程广海

往事情怀

母亲的灶台

文/董国宾

昔日的乡村，庄稼人生火做饭都用土灶。这简陋的土灶是岁月里抹不掉的记忆，也是母亲的影子。

我家的土灶在院子的东墙边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，母亲已在庄稼地里耕作了。忙过一阵子农活，太阳升到了东山头，母亲收拾农具开始回家做早饭。一回到家，母亲就走进厨房，她的影子便在东墙边的土灶旁闪动起来。

我家的土灶很简易，用泥砖砌成，灶台表面用水泥提浆抹匀，光亮平滑。土灶上坐一口铁锅，一旁是一个储水的水缸，舀子放在水缸上面。土灶对侧堆放着生火的柴火，豆秸、棉柴、树叶、枯草等用柴，随季节变化轮番塞进厨房。母亲从庄稼地里回来，在水盆里洗干净手，顾不得歇上一会儿，灶膛内就生起了火。先用铁锅烧两壶开水，然后开始做早饭。在老家上学的时候，我家的早饭特简单，几个饼子和稀饭，还有一小碟菜。上完早课我一放学回到家，母亲就晃动着不知疲劳的身影，从厨房把早饭端上来。我家的土灶简易，早饭也俭朴，母亲的影子却很温暖。

灶膛里又窜动出火苗来，我家烟囱升起快乐的炊烟，缕缕炊烟呼应着升上了天际。每当站在高处，看到从我家灶膛里跑出来的炊烟悠悠出现在眼前，我心中感到无限快乐。日头当午，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焦糊味，母亲又用土灶做午饭了。岁月里的日子简朴，家里没有好饭菜，自家地里青菜油油地散发绿意，母亲摘来冲洗干净，就是一顿简单的农家饭。我吃着母亲在简陋土灶上烹煮的饭，一天天快乐地生活和成长，颇感温馨和惬意。

那天我嘴馋，母亲好像早就知道我的心思，就用节省下来的钱，变着法儿给我做可口的饭。迎着暖阳从村口跑回家，我看母亲正在土灶旁做午饭，灶膛里柴火“噼噼啪啪”地响，铁锅里冒出香喷喷的味道来。我瞥了一眼就开心地笑起来，母亲给我做豆豉火焙鱼吃呢。豆豉火焙鱼不是用活蹦乱跳的大鱼去做，而是娘趁早去集市买回一些小鱼仔，一条条去除内脏，加盐腌制一会儿后，再入锅去做。这些小鱼仔花钱不多，母亲却能做出美味来，我觉得用小鱼仔做的豆豉火焙鱼比大鱼还好吃。母亲一边往灶膛里添柴，一边将腌好的小鱼仔放进油锅，均匀摊开，慢慢焙煎，焙好一面再焙另一面，条条完整，不粘不烂，黄灿灿的真是诱人。接下来，母亲把煎好的火焙鱼再用木屑进行熏焙，熏焙好后，母亲利落地在油锅里爆香葱姜蒜，加点儿红辣椒和两勺豆豉酱，将火焙鱼翻炒入味，淋一点儿酱油，香喷喷的豆豉火焙鱼就出锅了。母亲一筷子一筷子给我夹菜，我吃得小肚子圆鼓鼓的，好解馋啊。我瞅一眼母亲，再看一眼我家的土灶，好甜蜜哦！

日子一天天往前走，母亲在庄稼地里劳作，灶台还是她的舞台。母亲在土灶上生火烧水和煮粥，还在土灶上蒸年糕和枣花馍，艰苦的生活中总有母亲通过艰辛劳作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。枣花馍软软香香，年糕黏黏甜甜，农家生活的园子里，也总会开出美丽的花朵来，我童年的岁月简朴又温暖。

想起家乡的土灶，就想起了母亲，母亲的影子总生动在岁月里。这简陋的土灶是乡土里的文字，是通俗的乡音，更是故土的一缕缕情思化作一行行热泪，温暖地挂在两腮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